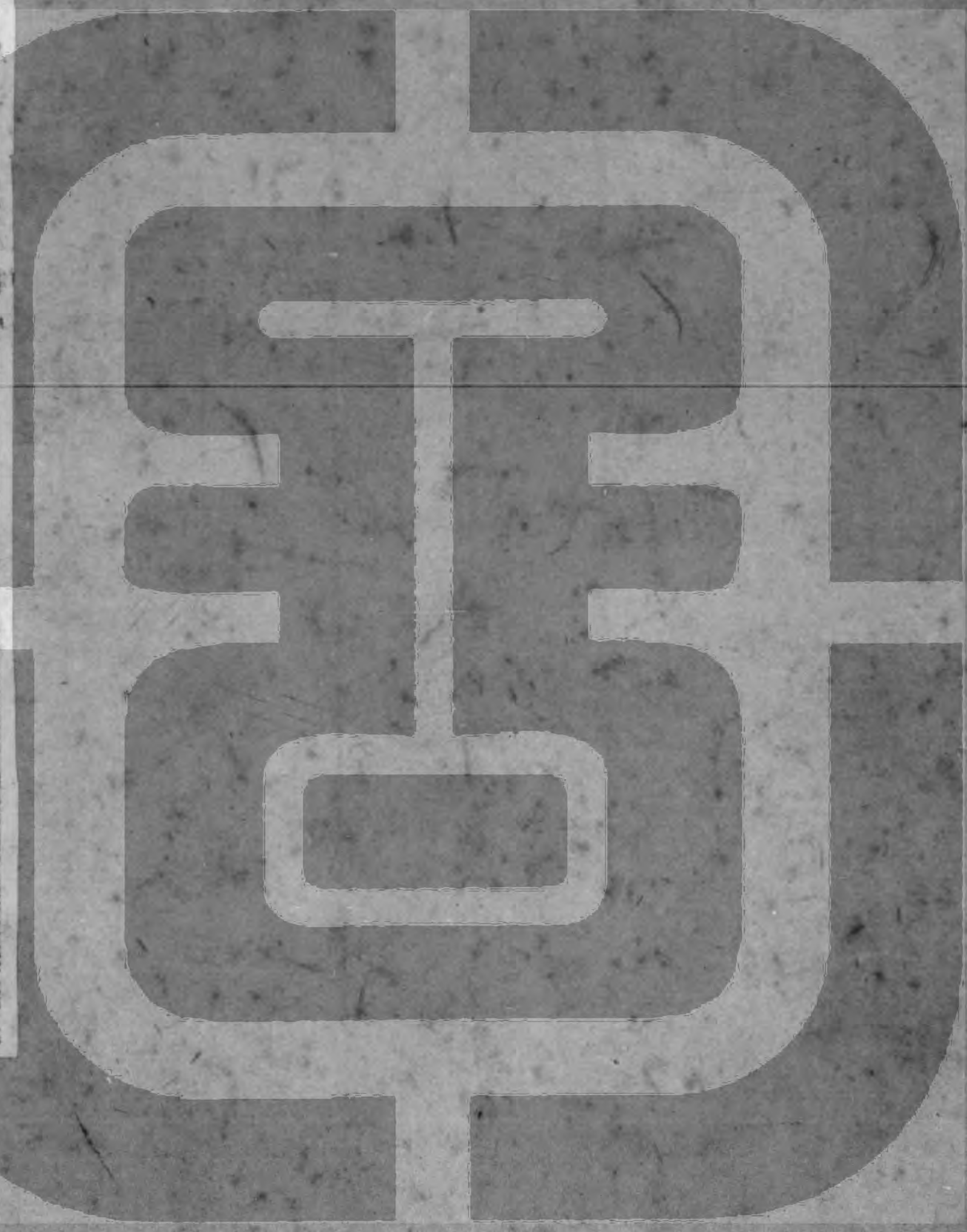


見素林公奏議  
貞





見素集卷六

後學黃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梓

奏議

秋臺稿

請勤學疏

刑部尚書臣林俊謹

奏為勤



聖學以隆

聖政事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即今天氣炎熱經筵日講都免了到八月內來說欽此欽遵臣始而疑繼而知此故事也然學緝熙于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於晝莫病於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傳說告高宗念終始典于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乃寢宋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邇英講讀未嘗少廢此故事也我

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於兩廡揭洪範於座右朝夕省覽

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

宣宗謂楊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冊對曰

帝皇勤學問宗社生民有賴

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

勅勉諭曰朕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未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

憲宗



長壽集卷之六  
孝宗循行無改我

國家

列聖勤學故事在爾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輟耶古者之教春秋以禮樂冬夏

以詩書冬夏正讀書之時何可輟耶且

經筵之聽講頗不謂勞

文華之清燕亦不謂熱而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

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爲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

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

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

於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陛下天稟穎異聖性精純誠於此時日親儒臣以講求古

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神有

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有

所持循臨人出政有所據守自不出型範之外是謂

有堯舜之心斯有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

澤矣臣竊意

經筵日講俱不可輟或盛夏隆冬暫輟

經筵而不廢日講留神無間之實功以爲終身受用之

實地其間有衰老之臣不堪久立則師臣有坐論故



見素集卷之六  
事尤屬謙冲近臣若暫免自隨亦見體悉臣林野日  
長言猶近腐然忠愛一念實切由衷無任勤懇願望  
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卿忠愛至意該衙門  
知道

止司禮監奏補應役人匠疏

奏爲立剛德以杜亂原事臣聞君人者信道不篤則守  
善或移析理不精則多聽易惑天下之事革之難而  
壞之所以易也

陛下嗣統之初回斡大亂易若轉丸而數月之間政令似  
若矛盾旁門曲徑若有所私售其間臣莫測其然意  
者剛未至爾夫君德象乾易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執  
是臨人孰敢有妨我之政以害我之治者哉臣近聞  
司禮監缺人應役

陛下爲下其奏兵部議處臣謂此壞革之端司禮既乞諸  
監局容有不乞司禮既復諸監局容有不復者哉則  
不特一匠役爲然凡冒濫之官旗軍勇人匠以及淨  
身者流無有不復者矣



陛下垂情釐革以慰悅

天心光昭

祖烈而歆動天下者將謂徒名無實而大臣言官之協力一心爲

國當怨以贊掖釐革者亦將謂徒勞無功矣是固壞革之端階亂之始大法大體固未暇論不知今日中外之府庫何以繼財中外之倉廩何以繼粟近者軍士之殺撫臣辱巡使犯有司大槩見矣司禮讀書識事爲諸監局之首而開端啓釁顧爲諸監局之先是何燭幾之暗見事之左而謀

國之踈均失之矣臣謂乞補供應決不可從惟體剴於乾致孚於革執固於恒以不爲禍始臣不勝至願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六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正違禁番貨黃緣給主疏

題爲正大法以杜大奸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等奏爲議處贓罰事該貴州司追問犯人蔣義山等浙江司追問犯人黃



麒麟等違禁私販番貨例該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銀三萬餘兩奏要不候年終先解

內府收貯公用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這販賣商貨已有旨給主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未見奉到給主

明旨祇該南京刑部先題爲分理事內開問得犯人李惠招稱廣東市舶司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等探聽暹羅占城等海船番貨到岸私下收買蘇木胡椒并乳香白蠟等貨裝至南京匿稅致被盤出問罪及叅牛榮趙文魁濮鉞違法等因題奉

聖旨提了問欽此又查該都察院題該南京刑部貴州清吏司見監犯人蔣義山奏爲乞

恩辯明分豁陷害事義山等於廣東各備資本收買土紅木并香料等貨告給批票到於南京被高賓陳致計謀捏告問擬重罪貨物入官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該刑科叅出蔣義山倚仗官勢貨賣土紅木乳香等物被人告訐將前貨沒官必係不法或來歷不明飾詞奏辯事屬違罔等因通抄到道具呈該院看得蔣義山等倚官市利欺公玩法



東華集卷之六  
奏議  
被人告發貨已入官罪何能免明有買囑通同牽搭  
掩飾誠如該科所參欲將奏詞立案不行等因題奉  
聖旨還着南京刑部查勘應否給還來說欽此欽遵移咨  
南京刑部未見查報及查無

欽准給主緣由在卷案呈到部臣私憂過計方嘉靖之物  
元即有此不意專擅之事欺公罔

上納賄養奸其流將有不可禦者萬一播諸天下傳諸四  
夷爲物政之累不細查得見行條例通番下海買賣  
劫掠有正犯處死全家邊衛充軍之條收買蘇木胡  
椒千斤以上有邊衛充軍貨物入官之條所以嚴革  
夷之辨謹禍亂之萌今義山等倚仗威權多買番貨  
途次騷擾不言可知天幸匿稅事發治其罪而沒其  
贓將牛榮等參奏提問

陛下方俞正法之請尋啓用倖之端忽又於議處贓罰本  
內有販賣商貨已有旨給主之批夫以勘報之奏未  
來處分之

旨何出將謂徑批犯人之奏尤非正大之體所宜且該科  
不知部院無至是

旨從何出哉無惑乎人人私駭而謀國未憂也昔燕昭侯  
命藏敝袴侍者惑焉侯曰明主愛一頓一笑敝袴豈



特嘖笑吾以待有功者今三萬餘兩之物果一敝袴  
 比給還罪人果賜有功比皆臣之所未喻也况今府  
 庫匱竭是贓既足破蟠結之奸亦足承供具之乏而  
 界之匪人棄若餘水其不深可惜哉中間必有售術  
 之人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立斷是獄將代為營救并請託之人下之  
 法司明正其罪贓物照舊入官使諛間不行矯偽無  
 託仍望自今以始凡百章奏斷自

宸衷參之

內閣之議令司禮一二文學老成親謄務從擬票毋涉

輕改庶

詞旨簡嚴政令純一

聖化協于人心王言震于人聽為世世頌羨幸甚無任激  
 切願望之至謹題請

旨嘉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你每既這等說贓物照舊入官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奏為舉大禮以成大孝事臣聞人子於親生事葬祭致  
 無已之情以自盡如存之敬故曰自始至終一於禮  
 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先王制禮生有事死有思初



喪即立喪主呂成其為喪既葬即立祭主以成其為祭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陛下光起親藩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興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虛尤禮不可緩者宜准先朝故事擇

興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

興王繼

興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

盡無遺矣所以遲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前星輝耀螽斯衍盛然後分封為

興國後臣以為不然

陛下之子則

興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禰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

天子之子長則帝次則王雖百斯男皆有封土何待一

興國耶或謂宜封

親王次子嗣王暫主

興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真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別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為不然夫禮為人後者為之子



既主其祀即為之後不容復易且

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

興獻主祀容一日無耶雖曰遣祭然既父正統之

孝宗義不得又父本生之

興獻歲特遣官相望道路乃

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槩以人後之說則精意未必感

孚冥漠未必顧饗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

狀矣或謂

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為常

漢王宗懿之立立次者也共王景之立繼伯者也

興獻茂毓

聖明入繼大宗顧不得世食小宗之祀如在之神殆若有

未安者或又謂安陸

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為不然昔周文武以德

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惑無謂之小見

廢必舉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

陛下為之乎或又謂

興獻立國已久土賦甲於他藩臣又謂此間巷鄙俗之論

天子天下為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祿歲既有常數矣土田

僅宜十分為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



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為堯舜之仁政道無先于此者臣既老既耄難以強立

治朝恐臣身一南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愆禮或利以害義貽

聖朝萬分一之悔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竊謂乘未

天婚之先舉此主祀之典亦禮之序孝無大於此者伏望特勅輔臣禮官主持正議參以臣言急速立後以慰

興獻遺靈副中外人心之望臣無任願幸之至謹具奏

聞嘉靖元年八月十九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一疏

奏爲年老不任事寄乞容照舊致仕事臣學術素下體質亦薄

新詔之起辭至再而登途至四而後入京預草三疏意面覲

天顏堅辭不就職而退又恐

聖衷未諒衰邁而勉強就列實非臣所堪也嗣是

天申有期思厠高呼以仰祝

聖壽慶禮既舉猶未敢陳第念衰謝之年精神倦怠步履艱難常恐拜起蹉跌爲班行齒笑而刑書緡閱隨過



身素集卷之六  
奏議  
十一  
隨忘朝列周旋如醉如夢昨以陪祀

地壇尤覺撐支無力追思孔子吾衰之歎正及七十之年  
今臣七十有一衰既有加禮致仕之期則又過之學  
不加新而識不逮舊筋力亦重有不堪者矣如蒙伏  
望

皇上憐臣老朽放令致仕桑榆景暮固屬於本懷而葵藿  
心長敢殊於在位無任激切求憐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職司邦禁竭盡公勤新政之  
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  
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二疏

奏爲再乞

天恩矜憐衰朽容令致仕事臣年過致仕節該奉

聖旨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職司邦禁竭盡公勤新政之  
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  
意所辭不允欽此臣受

恩深厚揣分無能屬景衰遲捫心如失竊惟禮七十而致  
仕孔幾年及而請范鎮呂誨年未及而請司馬光年



身素集卷之六  
奏議  
五十引去前輩後輩之所視爲準者也臣四十五引去五十五而致仕六十而又致仕今已踰七之年力既不能禮又不可易退之懷殆與初異矣所以七千里而決來三月而又求去人臣委曲事君道或如是爾夫仕貴夫時者也臣此時不仕無其時此日不仕亦無其日矣其容不熟計耶出無寸補老馬徒敝於未途退得少休倦鳥終安於暮木伏望

皇上容臣照舊致仕使天下後世知嘉靖多君子之朝亦有委心明分之輩進退亦兩尊矣茲幸

陛下日勤聖學日親聖政自是而不已焉以法天之純行天之健立公大之體以防未然之欲則

聖德齊天聖政合天而  
聖壽亦與天無極斯忠愛之素心也無任祝願祈憐之至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嘉靖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朕念卿先朝舊德新政之物特先召用近引年求去已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節財用以謹天戒疏



奏爲節財用以謹

天戒事邇者南京雷電異常風雨暴至拔木發屋

陵廟震驚湖廣江西鎮江崇明之間江海泛溢涯居島聚之民淪胥以沒者不可勝計父老相傳皆謂百餘年來無此災異

皇上撤樂避殿祇懼靡寧

勅諭羣臣交相警戒臣仰體

聖懷日夜思過求其端而未可得也姑以今日最急者言之昔人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

國家聖聖相承躬行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

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盜國之徒乃盡取而濫費之帑

藏遺竭海內虛耗

陛下承之則蠱極而困時也雖

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尚有未盡然者方今四疆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所於歛所恃以應之者內帑之餘耳然私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尚無足以副之且歲供之費幾十倍於昔譬之治桑向一蚕而百葉今一葉而百蚕其可不思所以爲繼哉茲者

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者但



先朝故事內外賞犒爲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強舉之  
是謂時詘舉羸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爾物可節也  
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紵衣革履後宮不御珍飾以  
示朴爲天下先臣願

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

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畿  
輔以及荒陬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  
羨而和氣亦臻臣一得迂愚輒思自

獻無任恐懼悚息之至緣係節財用以謹

天戒事理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嘉靖元年九月初七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論御史楊百之陰右張儀疏

奏爲乞罷黜以全大體事臣素性昏愚年老龍鍾加以  
久處山林事體少習近者御史楊百之追論江西之  
事謂張銳張儀陰主蕭淮告變不知宸濠之反非銳  
無以自固非儀無以自通其後陰主有無固未可知  
然亦不過量事必敗又爲脫禍之計此奸人之巧豈  
真有忠愛之心者哉楊百之追論遺功及之非私則



黜朝論大駭而左給事中安磐劾之本出於公而楊百之之辯却涉羅織

陛下特下法司併議時本部左侍郎顏頤壽偶疾不出臣獨采人言持正論因吏部之議而推言之蓋已明致是非輕重其間自宜伏請

聖裁而智慮不及復議法司會問本發即悔追回無及竊念

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輕逮言官如臣所奏未免失之徇急誠恐言路阻抑咎自臣始實爲

聖政深累猶幸未奉

明旨伏望

皇上憐臣耄昏特賜罷黜放歸田里量處楊百之寬處安磐將情重張儀如法提問庶

國體猶全公法不紊臣不勝愧幸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嘉靖元年十二月初六日進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朝廷自有處置覽奏具見卿奉公守法忠誠不欺至意宜照舊安心辦事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

闕異端疏

奏爲闕左道以正人心以扶世教事臣惟聖人之道一



而已矣非聖人之道以爲道者左道也如佛老是也  
上古聖神以道治天下如黃帝堯舜皆久於其位運  
祿靈長百姓壽富休祥存臻時未有佛老也老始聞  
於周末佛後漢始入我中國自是求不死之藥於海  
上求佛經四十二章於天竺捨身同泰師事靈素可  
謂事佛之謹奉老之勤者矣然秦皇短祿漢明國亦  
不永梁武餓臺城宋徽辱漠北福利不聞得禍常慘  
佛老之不足信亦已驗矣臣又舉其近者言之劉瑾  
錢寧相先崇尚瑾作玄明宮寧作石經廟皆窮極壯  
麗尊祀酷信莫盛此時卒之身磔于市財籍于官而  
族爲之赤玄明石經諸神安在蓋畧不聞也

皇上入正大統昭德塞違今日毀玄明宮明日毀石經廟  
又明日毀無名寺觀裁抑僧道可禮部齋醮之禁此  
時天人交應風雨順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非敦  
崇正道踈斥異教乃更得福之驗歟邇者拜佛之禮  
漸勤齋醮之費滋盛前日所革從而興之矣前日所  
闢又從而信之矣而海溢地震風雨卒暴拔木發屋  
漂溺之慘固在此時也其槩殆可見矣孟子曰楊墨  
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也  
恐此風一開將至邪說暴行肆行而莫之救人心世



教其固小小哉頃者

經筵進講攻乎異端發明孔子之言與我

聖祖之立論可謂曉然明白

陛下舍

祖宗孔子之法誰法耶昔人有言示人以正猶恐不正况示以不正乎

國家建立學校以教民秀諸不在孔子之術者不與焉間得孔子之似以輔世長人者無幾僧道類皆庸流冥頑無識縱有佛老之法亦非此輩能學况其法本無耶方今内外公私俱匱京師米價騰涌而貴臣富室齋醮聯絡豈非上有好而下有甚者耶夫豐財之道去其所以害財者爾齋醮所謂害財者也而歲費不貲貴臣富室民庶之費又不知其幾其不深可惜歟伏望

聖明痛絕二教一遵我聖人之道因齋醮之費為兵民之供庶人心正世教昌而國用亦足當此萬國來朝之會為此

大聖人希闊闢邪之舉華夷頌德八表同風所謂德流行速置郵而傳命其不信夫惟

聖明留意臣不勝至願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奏爲錄名德以重士風事臣近見起養病祭酒魯鐸復爲祭酒士夫相慶既之鐸以疾辭不

允再辭

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

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勸爾矣臣惟治道教化爲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

教化成人材贊

天子以出治道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漢而下皆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輩人爲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約質渾晦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鐸與弘治間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遣官以



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爲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

斷自

宸衷叅以內閣吏部果如臣舉亟

賜施行臣不勝幸甚謹具奏

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杜私嫌以公大法疏

奏爲杜私嫌以公大法事臣寄住本部朝房與錦衣衛

朝房相近嘉靖二年四月十四日晚臣退部回還見

錦衣衛朝房觀者如堵意必考訊強盜今早入

朝始聞有戶部主事羅洪載爲因放糧責打錦衣衛百

戶校尉被奏送鎮撫司究問群校摧挫凌辱百端人

言未必盡信但臣私度主事責打錦衣官校固爲過

當而錦衣奏發錦衣鞫問事體非宜恐有手下乘機

報復之事況當

聖明之世又脩德以銷

天變之時如此舉措負



身集卷之六  
奏議  
三  
陛下多矣伏望

俯聽臣言將羅洪載別下都察院究問庶法得其平人無私議緣係杜私嫌以公大法事理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四月十五日進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乞寢內降以正法守疏

奏爲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四川清吏司案呈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六日該校尉陳賢賚捧

寫帖該太監崔文題爲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代伸私

忿事奉

欽依是陳泰曹浩宋鈺張奉宋鐸李陽鳳梁方小陶兒錦衣衛都拏送鎮撫司打着問的明白來說欽此欽遵案查先爲漏網餘黨挾讐撥置內臣毆打公差人役事奉本部送准工部咨據作頭宋鈺告稱差委城垣工所跟隨委官陸員外看工計料有管工崔太監名下被革投充軍匠李陽鳳梁方時常向鈺言說要科欽舖戶人等財物不遂計稟崔太監差寫字小陶兒督領軍牢捉至工所喝令重責二十五棍以致內損傷重吐血不止等情告送到部咨送到司已經行提



李陽鳳梁方等到官小陶兒張奉未到續爲脩濬城壕等事准工部都水清吏司手本黏送刑科抄出巡視南城監察御史劉黼題據牌兒頭陳泰等呈稱自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至今年閏四月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貼好錢五十文交與夫頭曹浩隨拘曹浩供稱崔太監分付五城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辦錢五十文打點管家及掌案李陽鳳梁方等用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黏送到司查提問今奉前因見得前項人犯未經審問有碍職守呈乞施行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作頭宋鈺所告及巡城御史劉黼所叅李陽鳳等撥置科斂等情事亦頗小忽聞奉

旨取付鎮撫司打問臣等不勝驚駭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追伺機密察奸細鎮撫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  
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

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

天啓我

皇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

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

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虜朔或  
手假以濟其私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  
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崔文等果實亦有  
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  
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祗可治臣等  
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夫土下物也土而上  
之此下蒙上之徵日君象也日而掩之此臣蔽君之  
應天災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内外省身脩德之日今  
此小事尚尔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  
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

上天之戒收回

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究問歸結將臣等褫職  
罷歸民畝以爲法官失職之戒緣係正法守懲不職  
以杜厲階事理謹具奏

聞

閏四月十六日進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再乞寢內降以正法守疏

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該本部奏云奉

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

聖旨感罔知適從奉

詔則廢法守法則違

詔懸命利刃無復存身之地然伏而思法者

祖宗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

詔旨者

陛下一時之權宜也奉

詔必緩罪止臣等一身若守法少移則負

祖宗負



東坡集卷之六  
朝廷得罪於天下後世矣是故臣等寧冒違

詔之誅不敢廢

祖宗之法以從

陛下之命抑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古固有  
行者矣漢張釋之爲廷尉渭橋犯蹕奏當罰金文帝  
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下公共也而重之是法不信於民民安所措手足  
乎帝曰廷尉當是也唐戴胄爲大理少卿選人詐冒  
資蔭太宗令論死胄據法論流太宗怒曰卿欲守法  
而使朕失信耶對曰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  
既而知之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也太宗曰汝能守法朕復何憂夫釋之戴胄能執法  
不阿文帝太宗能從善不拂故漢廷無冤民而貞觀  
之治幾致刑措國史載爲美事

陛下勵精圖治方比隆堯舜舍已從人之盛而拂心之受  
豈顧出文帝太宗下耶爰自正德以來權姦扇惑獄  
以賂興雖元惡大慙一欲出入即奪諸法司下之

詔獄比周爲姦

祖宗成法爲之大壞人怨天怒

宗社幾危非



注下立乾斷以綱紀於上輔臣出死力以擔荷於下豈有今日者哉不意又有奪取刑部見問之囚付之鎮撫司以為解脫之計恐此途一開後有重大獄情皆將

扳求

內降以圖幸免誤

陛下事不細而亂階再作重自

臣始矣伏願

陛下恪守

故法收回

命將李陽鳳等仍付本部或都察院從公問結將臣等

罷歸田里以為奉法不謹者之戒緣係正法守憲不

職以杜厲階事理謹具奏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九日進二十一日奉

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

回話來

回話疏

奏為乞

恩回話認罪事該校尉陳賢賈捧

駕帖云臣等看得云據法執奏奉

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欽此欽遵隨該校尉



陳賢又賈

駕帖前來臣等又看得云云又據法執奏奉

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  
着回將話來欽此欽遵臣等聞

命錯愕無地措躬竊惟我

祖宗分建諸司各有職統刑獄歸之法司罪無大小無不  
由之鎮撫司緝獲大盜姦細訊鞫既得其情擬罪必  
付法司未有奪取法司未問之囚而付之推問者此  
我

祖宗百五十餘年成法也一旦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

內降駕帖取自刑部而付之鎮撫綱紀大紊臣等伏思  
八臣以奉公守法爲職以犯顏敢諫爲忠唐德宗相  
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毀之唐文宗詔左臧史盜度  
支縑帛經赦勿治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人臣忠愛  
其君者徃徃如是臣等竊慕古人思報

國恩誠不忍見漏姦之崔文蠱惑希

寵嫁左道以興齋醮蕩

上心耗內財扇邪俗濁亂我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玩  
視若無顧敢沮滅

成法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等深爲此懼申論



祖宗大法之不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  
天跡若違

旨 罪當萬死伏望

聖明將臣等罷歸田里該司主事熊宇為因郎中員外俱  
差無官署印暫令列名無預可否乞

賜寬宥其李陽鳳等似宜改付都察院究問以正事體公  
聖政臣等無任恐懼感泣願幸之至緣係乞

恩回話認罪事理謹具奏

聞伏候

初旨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日奉

旨李陽鳳等只着鎮撫司從公究問林俊等都饒這

欽此

九素集卷六終



見素集卷十

奏乞致仕第三疏

奏為年老懇乞致仕事臣老至年踰力不堪出誤蒙  
召命臣再辭不遂強而起再辭不遂強而入就職參月再  
辭不遂而

大禮有期臣子不敢言私繼之有雪之祈流賊之討

後學黃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梓



聖孝悲戀啓處違和而  
大祀之期又近臣強勉供事凡及玖月而嘉雪降流賊平  
聖體安

大祀舉臣請老之私可自遂矣况臣年已七十有二在  
朝文武無臣之年亦無臣之衰氣短神昏如醉如夢近  
又加以痰欬失音兩膝無力不能拜起萬一蹉跌豈  
不貽笑班行臣一誠事君豈敢有隱臣受知

四朝今日尤爲竒遇心欲盡而力委不能竟與草木同  
其朽腐豈臣心所欲哉伏望

聖明察臣誠悃憐臣衰邁之甚容令致仕臣林下一日亦  
覆載生成之賜而猷畝餘忠尤願

祈

天休命無怠於垂成經

國遠猷尚咨於黃髮無任感激求憐之至謹具奏

臣

嘉靖二年正月十七日進二十日奉

聖旨卿操履正直譽望素隆經國遠猷咨詢方切况赴召  
未久豈可屢疏引年求退以遂高尚之私宜照舊供職  
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四疏



奏爲衰老委難跪拜負罪哀鳴懇乞致仕事臣衰老不任跪拜近又加以痰喘潮熱疏乞致仕荷蒙

溫旨諭留及別

催亟出臣再疏患病又蒙暫免

朝叅在部調理者臣感激憂惶惟知有泣何爲而來亦何爲而言去

聖明千載之遇責以輔成

新政斯其所以來而

元良在御百度咸貞根盤紐結之姦解紆而消沮以盡仁

實効用

運祚靈長嘉靖之治視中宗爲過循而上堯舜無難也國是仰荷

聖裁元弼舊老皆足安其位以行其志而直臣勁士亦足發其蘊以盡其詞羣賢和

朝

天休載集臣若可以言去而論者猶若未宜不知臣之私甚有不得已者臣年七十有二血氣衰頽跪拜無力早

朝之拜幾不能起者數次部堂之拜跌者一次其他俱待人扶萬一跌倒班行臣何面目而出臣有衰之日



身...集卷之七  
奏議  
三  
無健之期閉門學拜轉見搖曳數竒遇晚無足自立  
清明之朝言之酸楚臣忠愛之私容在位有間耶况代臣  
之任皆優數倍之賢臣實無害言去伏望  
聖慈憐臣懇切至懷容臣照舊致仕乘此天暖五月盡可  
以到家夏深則熱秋則瘴冬則寒皆非老病所堪臣  
無任祈請懼瀆俟罪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二月十二日進十五日奉

聖旨卿清忠大節著在

先朝石所以來每有論奏朕多嘉納如何固欲求去偶  
有微疾宜照前旨善加調理痊可之日亟出供職贊成  
新政以副朕眷注至意毋煩再辭吏部知道

患病定奪印信疏

奏為患病事臣衰老無力兩膝拜跪難起今年正月物  
二日拜文廟歸感風寒痰欬大作十二日十三日強  
勉

郊壇供事加感風寒痰欬又大作頭痛面腫潮熱諸證併  
作臣奏乞致仕荷蒙

溫旨諭留又蒙令臣亟出供職緣臣疾未愈力尤不能拜  
未敢報名謝



恩赴部管事伏望

聖明容臣暫住朝房調治旬月原掌印信乞於左侍郎顏  
願壽右侍郎臧鳳內定委一員暫掌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二月初一日進初四日奉

聖旨卿既偶有微疾暫免朝參宜在部善加調理以副委  
任至意印信照舊管掌該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五疏

一奏為衰老委難支持冒昧塵瀆懇祈休致事臣年七十  
一兩乞致仕年七十二又兩乞致仕重蒙

溫旨諭留贊成新政者自

天有命無地措躬臣非土木敢忘驅使竊惟仕貴逢時道  
先量已自古舊臣有病而猶留老而猶赴有年至而  
不出有終身未嘗造朝君子均有取焉臣老猶強來  
病猶強至至又強仕仕既九月力不堪居禮又當去  
天之道人之分又自有不得不止者夫老成朝著表  
儀若龍鍾俯偃如蔡義之兩吏扶行田千秋之小車  
上殿造足貽笑何謂取之臣境正如是老馬無利於  
末途倦鳥徒思于舊木始末之懷累疏盡之矣臣焉  
敢鑿虛駕妄竊高尚以自負



有道之朝伏望

聖明諒臣勤懇容令致仕收桑榆之景與子弟道說忠孝與父老歌詠太平皆

覆載生成之德臣無任祈請俱瀆待罪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二月三十日進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卿老成名德朝著表儀去年應召來京善類相慶未及一年何累疏稱疾求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出供職以副朝廷眷留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定奪印信俸給疏

奏為患病定奪印信俸給事臣年老加衰今年正月以來時患風痺潮熱痰嗽諸證閏四月加蛀夏五月初六日又加霍亂初十日強出朝參十四日加感瘧痢腸風下血脇痛諸證飲食減少精神耗曠步履艱辛朝參管事實切未能欲宿本部廂房調理緣諸司評議獄情終欠安靜而少子痴僕朝房獨住亦欠周防伏望

聖明容臣朝房服藥調理原掌印信交左侍郎顏頤壽暫掌臣又惟食食所以事事臣事既曠廢食亦難安所據俸糧柴薪亦合暫住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進二十九日奉

聖旨卿偶有微疾宜善加調理早遂勿藥以副朕懷印信  
照舊掌管俸糧柴薪不必住該衙門知道

奏乞致仕第六疏

一 奏爲衰病淹綿懇乞骸骨事臣晚暮龍鍾形柴骨立班  
行相視憐者半笑者亦半然濫厠者舊之後危明憂  
治亦屬有可思者臣獨忍言去耶第衰老候朝四鼓  
而起退而視事辰而入盡申而出既出又爲酬應所  
奪在強壯亦甚有不堪者况臣耶十月官嚙乞歸五

疏其誠得已耶而自春徂夏百疾交罹痰火上壅腸  
風下血左脇刺痛左足麻木寒邪心腹諸證無時而  
無若過時之瓜經霜之弱草非世久物臣細思之臣  
同鄉同時無一人在者臣四弟已喪其三先世無十  
十獨臣父七十有八臣今七十有二可長存耶而肌  
肉內銷形容外變家人來接入門酸楚鄉人見亦悲  
憐其未可言去耶臣去國垂四十年非

陛下臣無此之入容不知幸而數數然求去老不可壯勢  
然也伏望

特賜曲成遂臣骸骨讓賢者路而



乾綱上揔泰順下交奉

天德以無私溥

皇仁於無外以永絕禍始基理泰平臣無任林壑願幸  
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六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

聖旨卿以累朝耆舊新政之初特先召起典司邦禁隨事  
納忠多所匡救朝廷方切委任乃引疾引年屢求休致  
似非大臣體國之義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宜亟起供職  
以副眷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謝恩疏

奏爲謝

事臣因老衰患病具本乞休荷蒙

聖旨慰留遣鴻臚寺諭意亟起供職隨該鴻臚寺少卿胡  
侍到臣宣諭者臣驟聞跼蹐無地措躬載揣菲涼何  
神報德緣臣血證未痊風疾灸艾見今火瘡大發不  
能步履除病痊赴

闕叩謝外緣係謝

恩事理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六月十三日進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奏乞致仕第七疏

奏爲衰病淹延精力難強祈哀生還事臣素乏他竒老無所用憂先愧集疾以勞加自惟踰七之境無復再壯之期瀝誠祈哀六請未

亦重蒙

明旨責以體國大義遣鴻臚寺官諭意亟起供職者

峻命丁寧俯躬局促誠精力之足辦甘首領以何辭臣之情重有不得已者矣夫人飲水冷暖自知臣老當去

容不自知耶抑臣言也臣家人父子亦憫臣老謂臣

當去抑家人言也臣遠近鄉人亦憫臣老謂臣當去

抑鄉人言也臣並列之老後行之英哲亦憫臣老謂

臣當去此衆士大夫言也臣尚可無聽耶且臣素性

踈慵濫竊孤尚直今衰謝若猶拖曳班行縻耗公庾

使衆怒群憎以不比之人數臣之辱殆甚焉臣彼時

而去豈如今日臣之道當去也况臣自夏以來舊證

未除新證再作重以足麻灸文痰火為加下血尤苦

證竒景迫去死無多臣之勢又不得不去也伏望

皇上憫臣迫切至情容回致仕使生見鄉族沒安泉壤若



輔成

聖政內閣暨文武大臣言官諸臣固在時

賜延接合併爲公意必不立無惑於邪說無間以匪人則  
禮樂公刑罰中而政事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以共  
答嘉靖滋至

天休臣去留何輕重哉無任戰懼激切祈憐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進二十五日奉

聖旨耆舊在朝新政有光卿召起未久方切委任屢疏乞  
休已節有旨慰留又遣禮官宣諭如何又有此奏宜亟  
一出供職以副朕眷遇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八疏

奏爲衰老懇迫祈哀生還俯陳愚悃事臣老過神昏氣  
力衰乏七乞致仕俱未蒙

允重承

慰以溫言責以大義臣伏讀兢惕無地自容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而中懷展轉舊證新疾蓋誠有不能留  
者謹復䟽祈哀夫仕以行道也其盛衰以氣其動息  
以時天之氣盛於夏衰於冬冬之所息也人之氣  
盛於壯衰於老老人之所息也臣年過七十宜息而



動是爲違天所謂鍾鳴漏盡不休者也况舉朝無臣  
之老而朝房假宿每疾稍加則客骸無寄生還之念  
安得以不蚤哉方今

聖明在上朝多君子無害臣之去亦無害聽臣之去而將  
歸之言

聖明納焉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臣鄰舟楫魚水  
之喻可見矣我

孝宗首起舊臣尚未延接一旦

天啓其衷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與文武之臣時賜  
宣召劉大夏戴珊召尤多每

惟前咨議移時方退乃歎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  
泰平如帝王時大夏對曰但事事皆如近日與臺閣  
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健如大夏者不少  
陛下宣召果如

孝宗事事皆與臺閣議當而行亦果如

孝宗大治未有不如

孝宗者若徒取具觀何裨政理

孝宗因治成治

陛下因亂成治者也釐革雖若有紀而妨政害治亦若可



思夫必無可指之釁方無可乘之機是固君臣所當自盡而司禮親臣又同心其間庶內外協和大小純一是謂大和而

天地之和應長治久安無出於此伏望

聖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若再淹時月恐有終焉之悔平生易退之懷老則悖矣無任懇迫祈哀之至謹具奏聞

嘉靖二年七月十七日進二十二日奉

聖旨卿以先朝耆舊自起用以來慎重法守屢進讜言新政之初方切委任乃固求休退再覽今奏益見懇切

忠愛至意特允所請還加太子太保寫勅着馳驛還鄉有司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歲時以禮存問該衙門知道

辭免致仕渥恩疏

奏為辭免優渥事臣起應

召命衰老乞歸疏八上荷蒙

聖明俞允加太子太保馳驛還鄉月給食米歲撥人夫應用者生還載遂

縉典複頒喜幸滋深感愧奚極竊惟知止知足人臣之大分而賜秩賜祿金幣輿馬之賜皆人君之大恩古固



身書集卷之七  
奏議  
有行者矣然必年德高邈勲望殊絕之老則賜既不  
虛受亦自副臣何名與此格外之辱哉以名器則濫  
以物力則出自民民方窮臣何忍重困之然亦豈臣  
之辭足紓其力哉盡臣心也前十數年臣起西蜀征  
藍馱征曹方若涉微勞陞賞金幣再辭不受明非所  
以起之意荷

先帝垂憐臣已致仕猶差人賫至臣家臣始赧顏登拜臣  
今之起值境衰遲無力展布以仰裨

新政萬分而

澤恩稠疊心豈能安所有馳驛臣謹叩領外其加太子太  
保食米人夫俱乞

收回成命俯遂臣私免既老之年蹈在得之戒臣無任感  
戴生全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進二十六日奉

聖旨成命已下不必辭該衙門知道

辯李夢陽獄

題爲別忠邪昭勸戒以圖治安事該

欽差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何 題爲前事據河南按察  
司呈問得犯人李夢陽招稱原任江西按察司提學



身書集卷之七  
奏議  
副使有自盡宸濠知夢陽頗有文名時常討要詩文  
夢陽不合與伊交結正德七年夢陽與巡按御史江  
萬實因事互相訐奏蒙行總制陳都御史轉委三司  
掌印官會勘按察使鄭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就不  
合將跟隨鄭岳門子拘送宸濠拷打逼供鄭岳無名  
贓私奏蒙

欽差大理寺卿燕

勘問叅奏鄭岳爲民夢陽有虧士行

冠帶閒住正德九年夢陽回還河南省城居住正德  
十四年宸濠差監生方儀齋周易古註一部龍掛香  
一百枝前到夢陽家求作陽春書院序文并小蓬萊  
詩夢陽作詩二首付與並不知宸濠叛逆情由等情  
問擬夢陽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告  
人流罪所誣罪三等減等徒罪節經駁問仍依原擬  
呈解到臣看得犯人李夢陽本以文字內交宸濠方  
在任之時已嘗附勢借威逞私誣善比擬前律似亦  
相應但事未勘結且犯在革前罪猶未盡其罷閒之  
後仍復通情脩好受饋作詩雖未共謀有同助逆况  
事已彰聞却隱情不省於法難容今臣推情引律議  
得李夢陽所犯合比依謀反知而不省者律減等杖  
一百徒三年緣本犯原已節奉



欽依冠帶閒住今又犯該前罪干碍行止有虧例該爲民合無照舊仍發冠帶閒住惟復照例爲民或別有定奪通乞開法懲罰不肖次去據容今詳詳詳詳詳詳

聖裁等因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着得犯人李夢陽與原任布政使今任大理寺卿鄭岳俱有時名同爲宸濠所忌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訐奏事情鄭岳兩與善處反激其怒妄起事端宸濠乘之中傷本犯遂爲士論不齒亦坐閒廢但其居住河南與江西相去篤遠宸濠行逆又在本犯回家七年之後似無交通知謀之情以故司府擬杖比徒數四至巡撫始擬比依知謀反而不首徒罪終涉過深合無仍照先奉欽依閒住惟復別有定奪伏乞

聖明裁處緣奉

欽依法司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既已閒住了罷欽此

按張龍疏

題爲稽古訓陳時政以謹

聖治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錄題稱問得張龍犯該諸



衙門官若與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實緣作  
弊而符同奏啓者律斬秋後處決妻子流二千里安  
置緣犯在革前奏

請定奪參照張龍罪雖遇革緣人品卑污不顧廉耻交結  
權姦中傷善類情犯可惡若照常發落無以警戒將  
來伏乞

聖裁合無將張龍從重發落惟復別有  
定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馬錄題稱問過犯人張龍犯該諸衙門官與近

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實緣作弊符同奏啓斬

罪犯在革前及參本犯交結權姦中傷善類乞要從  
重發落一節爲照張龍先任給事中選陞通政司參

議已爲朝論不容被劾降灤州同知後實緣內侍歷  
陞府同知知府又結錢寧陞右通政節經科道糾劾

倚錢寧等爲心腹力爲營救恣情班行畧無愧容指  
倚錢寧名目誑騙王通銀一千一百兩徐漢興銀五

百兩金一百兩金寶條環鈎帶等項其私與過銀又  
不知其數所據本犯奔競朋黨實緣轉官贖貨稔姦

變亂成法罪不止于亂政若依擬革免委涉輕縱合



無將本犯改擬比依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秋後處決仍咨都察院轉行直隸監察御史監候審決庶王法無私巨姦知畏等因奉

聖旨是張龍依擬處決欽此

正廖鵬等獄疏

題為辯明姦黨讐陷舉家性命冤抑無伸懇乞

天恩比例發遣充軍分釋情罪存憐殘生等事該見監犯

人廖鵬齊佐王瓛各具本奏辯俱奉

聖旨法司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案查先該本部

等衙門會問得廖鵬齊佐王瓛俱犯該在朝官員交

結朋黨紊亂朝政斬罪秋後處決妻子為奴財產入

官節奉

聖旨是廖鵬等三名各依律處決欽此監候處決間今奉

前因看得見監朋黨亂政斬罪犯人廖鵬齊佐王瓛

各因

勅諭差官錄囚奏要比例寬宥發遣一節為照廖鵬齊佐

王瓛與巴處決錢寧納賄招權朋交黨惡罪貫已盈

人神共憤而廖鵬出入諸兄流毒兩省尤為首惡元

兇先該多官會問明白節次會審情真科道等官類

奏處決即今未正典刑已為下拂人心上干



天變各犯乃敢飾詞奏辯冀圖幸免該科各行參論誠爲  
有見臣等伏觀

勅諭內開屢審情真者法難宥免及節該奉

明旨不當宥而宥皆足致災欽此欽遵所據廖鵬齊佐王  
璫法無可生天醜其惡俱節審情真不當宥人數合  
無行令該司牢固監候處決緣節奉

欽依法司看了來說事理覆題奉

聖旨是各照前旨  
牢固監着欽此

論內臣犯法當付法司推讞疏

題爲私開倉廩擅放料豆侵欺錢糧違法事嘉靖元年

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  
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  
喂養牛隻料豆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於覺察該本  
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  
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等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  
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刑部大理  
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然後告成於  
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臣有犯多付司禮似無刑



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

司禮庶成法具存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定守臣等不勝願幸緣係奉

欽依是賈全等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

了來說事理嘉靖元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賈全已發落了欽此

平大法疏

題爲平大法以召大和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先爲建言

民患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實叅稱內使葛景

盧佐違法事情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葛景盧佐糜費廩給占用夫船本當提問且饒這遭

欽此又爲乞治倚勢挾讐陷死平人兇犯以公法令

事該刑給事中劉濟等叅稱先鎮守太監劉寶并伊

弟錦衣衛中所副千戶劉文挾讐誣陷等因該本部

覆題節該奉

聖旨劉文已有旨了劉寶既去任都免提問欽此又該河

南清吏司案呈



皇城守衛事該犯人梅清招稱

西中等門左少監李舉用內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強索贓銀等情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李舉用等不必提都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廣東清吏司案呈爲陳情辯明分豁誣害事該本部題看得

內宮監右監丞李文昌長隨劉景暈陽和史監張馳保內使甄受劉景爵李囊強索財物合行提問等因節該奉

聖旨李文昌等不必提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廣西清吏司案呈爲守衛事該給事中王琯等叅稱長隨李文賢於金水河內滄死家人李優子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死的已相視明白了各該官員都免提問欽此欽遵看得內使葛景廬佐強索廩給占用夫船羅織挾礮倚勢賤買千戶劉文爭占樂婦挾讐陷死田瀾太監劉寶聽信撥置鍛鍊害人俱難輕貸左少監李舉用內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剝削軍士索要贓銀右監丞李文昌等承委管工強索財物長隨李文賢禁密之地滄死人命俱屬違法律當提問今俱奉



欽依免提不必提不惟廢法長姦亦且事難歸結合呈查處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坊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干內臣至內臣之親屬者皆得饒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

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作姦犯科而無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邪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有六年

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二司守巡之摧擊一十吏議終身不叙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祇見叅論之多若偏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

祖宗之法而司禮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畫一不二疏戚貴賤內外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罔干予政泰和之治成矣若彼此猜疑殆非



國家之福亦非内外臣之利也臣等無任勤綣緣係平  
大法以召大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已各有旨了欽此

論盜内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題爲訪獲事該錦衣衛鎮撫司題稱少監王玘等軍匠  
陳俊等偷盜

内府財物緣由奉

聖旨是陳俊等并任氏送法司擬了罪來說王玘等送司  
禮監奏請發落未獲的着挨拏送問守門守衛内外官  
軍本當查究但既無的記日期罷張德玉等饒他欽此  
欽遵將陳俊等開送前來各問罪送大理寺待報發  
落外該本部看得

内府嚴密之地内監親近之臣而内庫之儲付以監守  
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盧能常祥霍通常訓范誨蒙浩  
孫忠李忠董鏞息堂王廷佑甄得盧良李惠張約李  
進郭靖大肆姦貪串同陳俊等恣意侵盜銀共二千  
七十九兩紵絲絹布共一千餘匹紵絲紬絹衣服共  
二百領又有金鈕玉束等物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  
侵盜如何一起事發如是各起未事發何如中間侵



隱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

請發落夫以近日内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邪成化間刑部陝西司一起内使張來保盜

昭德宮財物計贓約銀百兩問擬盜内府財物斬罪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即押赴市曹處決掌宮太監波累知罪人不行捕告亦發南海子充淨軍夫

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

内府公家之積内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群盜效尤

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邪書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狗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中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所據王玘盧能等一十八員名似宜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德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内外官軍亦各查提究問如律庶群姦屏息積弊一清緣王玘張德玉



等俱內臣及係治盜臣以防耗國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奉

聖旨是王玘等已各打五十降小火者發南京打更了張  
德玉并該日守門守衛內外官軍已有旨了欽此

辯王元愷等獄

題爲恤刑獄以新初政以答

天戒事會審得三名王元愷蓋屋縣人由進士兵科給事  
中致仕楊儀永壽縣人歷陞叅政革職馬黑眼蓋屋  
縣樂工俱西安府內王元愷招稱乾州爲民御史今

死宇文鍾落職回家狂放無度與今死樂婦劉四十

三往來姦住正德七年間宇文鍾前來本縣仰天池

等處占買莊田舉放私債及能與衆浮沉人皆趨附

又將元愷訕謗以此成讐又與今死崔仕仁時常縱

酒講論時事正德九年二月初八日在官王進收藏

妖書三本不合傳用惑衆俱係行軍破陣驅神攝鬼

起雲動雨破天兵立乾坤等項符呪宇文鍾同崔仕

仁王進各時常講解傳用惑人本年月日不等在官

田山李銳各因強盜搶奪事發問擬充軍逃回俱投

宇文鍾跟用聽從講論妖書楊儀義男婦青梅被守



文鍾見伊姿色誘引爲妾楊儀以此真怪遂絕往來  
又因屈聰訐告楊儀池土姦情楊儀疑是宇文鍾主  
使益加讐恨正德十三年七月內劉四十三與宇文  
鍾姦住情濃說稱我夜夢見爾家照壁金龍覆罩等  
語本年九月內宇文鍾置酒叫到樂婦劉闔寶今死  
樂工王林唱飲各散馬黑眼舊與王林爭婿有隙不  
合妄捏宇文鍾向王林說稱爾是好漢我與銀二十  
兩置買什物待我起手之日調用等情向元愷報說  
元愷思起前恨又不合將袁潔王介今死焦思聰捏  
作宇文鍾鳩聚無賴圖謀作亂商議

駕在榆林日久城內見無人馬我等潛奪省城甚無難事  
等情親來陝西報與知府劉祥差人查訪正德十四  
年七月內宇文鍾弟生員宇文評在府考試不中責  
打問宇文評稱說看家兄分上知府劉祥益加怒罵  
宇文鍾聞知要尋劉祥事情訐奏劉祥切齒怪恨本  
月內楊儀因宇文鍾前讐要得陷害知伊親家楊宏  
見任後府都督僉事却佯爲好意作書恐動內云舍  
親伯秀在樓觀招集亡命之徒及銀茶僧道謀爲鄧  
滿之舉以取滅宗之禍幸遇王黃門通三司撓散吾  
輩免池魚之殃但詒金龍覆罩之祥此心尚未脫去



等情楊宏看係重事不敢隱匿只得舉晉行間本年  
八月內崔仕仁將扇一把題詩內云其中或有龍潛  
隱一朶卿雲手上飛又一晉內云炎涼蓋世惟安待  
六合茫茫任所飛等項語句本月二十一日劉祥  
得王進與宇文鍾崔仕仁妖言事情及田山李銳  
知來歷哄叫到府將宇文鍾同崔仕仁王進講論妖  
言真情說出劉祥就令田山等出晉劉祥要得重陷  
宇文鍾重罪添作田山李銳各稱山爲事充軍回家  
因慣習武藝妖人王進叫山并李銳在於宇文鍾家  
糾合商議向山言說你們好漢從我如何又令崔仕  
仁以法相山有兩重天權要起反心令山聽從及要  
與山法藥一丸喫用但喫了就迷心性從伊調用王  
進有法常在水中藏住又知天勢各處招下人馬要  
於十月中自乾地起手往鳳翔復到陝西圖坐

秦府作宇文王及訪得宇文鍾去年因

榆林時窺得守巡官俱出城曾要起手城外用王進  
以妖書惑人城內崔仕仁以藥及相術惑人山等恐  
怕事發罪重口首知府劉祥外爲此具狀首鎮守劉  
太監處劉祥亦將元愷前項告變情由稟知劉太監  
當差官舍人等將王進崔仕仁捉獲王進隨身搜出



妖書一本崔仕仁原題詩扇一把又於王進家內搜  
妖書二本水遁尿胞一箇弓箭等器俱送鎮守衙門  
究問間田山李銳各又不合將今死劉子玉淡聰陳  
連白玄張勉張璠各口告同謀元愷楊儀聞知要得  
轉成反逆大獄各不合乘機元愷將今死焦杲鞏得  
海等楊儀將今死呂節徐三英等馬黑眼等亦不合  
將王林俱報同謀本府分投差人當將有名人數捉  
獲又向宇文鍾家內搜獲鎖子甲斗牛撒袋邊箭鉞  
斧銅鼓等器俱行三司轉行知府劉祥四衛掌印指  
揮把鉞等會問各不合不行查審真情以致劉祥將

宇文鍾崔仕仁王進并淡聰呂節等用刑拷訊宇文  
鍾等妄招與袁潔時常講論要謀起手自置飛誓飲  
血酒及到龍泉寺殺宰牛羊領衆祝天稱說佑我動  
兵爭得天下江山用銀十萬重脩寺院并添脩黑虎  
玄壇義勇武安廟禮畢置酒大會各演鎗演刀演馬  
演弓及稱我是宇文王後代有人夢我金龍罩體等  
語却又加封衆人五府六部官職省城改作順天府  
等項虛情連人呈解都布按三司會審間都督楊宏  
將前書信備由呈蒙兵部移咨巡撫鄭都御史會鎮  
守劉太監巡按陳御史各案行三司仍併行知府劉



祥指揮把鉞等通提事內干審人犯再問各亦不合  
不行研審仍照劉祥等原問招情取供呈解都布按  
三司掌印守巡等官不合不行駁勘體實仍具原取  
供詞呈解鎮巡衙門間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蒙

欽差頭目帶同夜不收前來吊取宇文鍾等蒙鎮巡衙門  
各差官將文鍾等四十八名口并元愷楊儀等管解  
軍門行至中途徐三英等三名病故餘犯轉送南京  
刑部錦衣衛監候間宇文鍾郝舟焦思聰王林周綰  
楊氏武朝用李智在監各病故後將各犯解至臨清  
通州等處崔仕仁馬萬疆淡聰呂節劉子玉鞏得江  
張璠病故到京將王進等解送錦衣衛鎮撫司監候  
焦杲袁一臯張勉白玄鞏得海楊世英在監病故元  
愷并楊儀田山李銳馬黑眼劉四十三俱被江彬脫  
放劉四十三亦故正德十六年六月內蒙錦衣衛將  
王進等奏送刑部及元愷袁潔各具本奏行本部題  
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備行巡按陝西喻御史案行本司轉行  
各該掌印等官勘問間嘉靖元年二月初八日楊世  
全在監病故蒙將元愷等人卷提吊到官會審前情  
明白及審據元愷等執稱已故焦杲焦思聰鞏得海



鞏得湖楊世英鞏得江馬萬疆楊世全郝舟原係元  
愷捏告袁一臯楊氏亦係告內人犯家屬淡聰陳連  
白玄原係田山捏告張勉張璠劉子玉原係李銳捏  
告王林原係馬黑眼捏告徐三英呂節周縮劉四十  
三原係楊儀各誣報致累身死是的問擬王進妖書  
傳用惑衆斬罪王元愷楊儀田山李銳馬黑眼俱比  
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者律絞罪  
奏奉

欽依各依擬處決監候間今會審解到審得王進搜有妖  
書田山李銳各有告狀各情真罪當照例監候聽決

內王元愷楊儀馬黑眼稱冤不服臣等切詳宇文鍾  
黨結逆瑾因而落職放肆無忌猖狂自恣講論時事  
傳用妖言情向未卜金龍兆夢招納叛亡心迹難  
味黨人題扇詩句隱然包藏亂機王元愷楊儀私書  
傳報雖以田地小嫌而為報怨復讐之舉竊恐江  
隱憂不無防微杜漸之意若非劉祥之挾恨截告  
寶之圖利妄拏則元愷之傳報徒託空言楊儀之  
書終為故紙且拏問成招俱出劉祥之鍛鍊而同一  
來歷又多宇文鍾之自招況自来謀叛事每起於  
言今妖言是實跡亦涉於疑似使累死俱為平人則



文鍾之妖言惑衆而衆者果為誰耶是以陝之巨室  
 宦族始聞其事各懷狐兔蛇草之驚同為王元愷楊  
 儀之致怨事久論公及鄉民耆老得蒙曲突徙薪之  
 惠者遮路哭訴願為元愷楊儀之代死即今王進等  
 果又率衆反獄逃叛則元愷楊儀馬黑眼之情罪通  
 可矜疑臣等看得本官會審王元愷楊儀馬黑眼前  
 情俱可矜疑等因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部尚  
 書林俊等具題奉  
 聖旨是這情可矜疑的都饒死各押發邊衛永遠充軍係  
 人命的還着實打一百發遣欽此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臣林俊謹

奏為陳愚悃以附餘忠事臣待盡海濱去京師六千餘  
 里

廷議大禮始微有聞謹具一疏為乞霽

天威以培養

聖德事未進而

詔旨已頒臣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  
 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憂臣受知



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位以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

顧蒙

賜勅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

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

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蛻焉前

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塋祭通乞停免以為臣存歿之安臣又倣古

人遺直遺表之義僭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

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

臣伏讀

明詔仰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卹叙復日候而又未

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儷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

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於朝與眾

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

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

衣夾以重氈疊帕猶床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

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著為空近聞石珪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乞引

自近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無任懸結愛願之至

霽 天威養 聖德疏

臣衰老乞歸勞瘦大作形容變盡殘息僅存常思古大臣致仕憂同在位富弼家居朝廷大利害知無不言趙繫集諫林百餘卷以進臣心慕焉思有以報之陛下也近聞

廷議大禮異同上干

宸怒恐包荒之下舉措涉輕為容納一欠臣安得謂在家



身素集卷之七  
奏議  
三  
不知乎謹昧死上言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  
出不可反也今大禮數反汗矣

興獻大王初議也

興獻帝再議也

本生恭穆獻皇帝三議也

皇考恭穆獻皇帝殆四議也魏元帝本生父燕王賀表稱  
臣帝欲尊不稱臣有司議聽如舊式惟中詔所施曰  
皇帝敬問大王宋英宗服所後喪三年畢始議本生  
濮安懿王典禮繼以集議不同報罷祇封安懿王長  
子宗懿為和國公神宗時追封舒王天下後世俱未

嘗非之今三年四議矣

陛下大孝無已之情可對

天地質鬼神無愧然有禮焉以節情也禮人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夫罔極之恩終身服斬無過也然終  
身服斬世幾無吉服人矣故聖人定為三年之服服  
終釋吉節其情也忌日哀戀終其孝也今四議者臣  
反覆思之未得其說求之天道臣不能知也然災祥  
之應孰多孰寡寡足思也求之人言臣不能知也然  
從違之論孰寡孰多多足思也求之

祖宗臣不能知也然冥冥必有所屬意在今議議是也萬



規壽集卷之七  
一在於初議再議三議則

尊祖之孝足思也求之

恭穆帝臣不能知也然冥冥必有所屬意在今議議是也  
萬一在於初議再議三議則順親之孝足思也又求  
之事亡如存之義

孝宗

恭穆帝假幸俱在

孝宗倦勤傳位

武宗自稱

太上皇

武宗崩傳序

陛下

恭穆帝亦自稱

太上皇兩太並居大內歲時聚會果平等禮抑別禮

一位大內

一位故封歲時慶賀果平等禮抑別禮則如存之孝足思  
也又求之喪服之制人後之義父則斬伯則期庶民  
受所後民業稱父服斬致所專也

帝受所後帝業若稱皇伯則與常伯叔乎等

孝宗意欲稱皇伯不欲稱皇伯臣不能知也古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大祖二不祧四高曾  
祖考無皇伯之廟則嗣統之孝又足思也王天下有  
三重議禮其尤重者中庸謂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  
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又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  
神百世以俟聖人無一不合然後動為世則彼無惡  
此無射蚤有譽於天下其慎也如此武王聖人也老  
方受命周公始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追王太王王  
季其緩也又如此伏望

聖明再加周慎遲以歲月俟閣下禮官諸臣議定孝既足  
伸禮亦盡合舉之未晚臣又惟人君以寬仁為德剛  
正為威保宗社安人民為孝方孝隆言欲其德之  
本生推心以弘孝理之際而威懾群議恐人命涉脆傳播  
四方未免

聖德之累悔無及矣乞霽  
天威養

聖德公大政使至治上達馨香發聞上悅

天心下副人意幽而

祖考咸格

聖孝之大無出於此臣垂絕之言無任懇切効愚之至

効遺直以畢餘忠疏



長素集卷之七  
奏請  
臣至愚極陋無他行能徒以朴忠自結

列聖之大無出於此也  
陛下龍飛之初首以舊臣召輔

新政深慚衰朽不任驅馳八䟽乞歸荷蒙

眷注既乃諒臣誠懇

勅允致仕

恩禮繁縟實踰素分臣歸未幾末疾遽作屬者勢轉危

迫命懸旦夕翹首

闕庭無階上答然既死餘心尤望

陛下懋志聖學留心孝理信任忠良廣開言路持端拱之

初心收嘉靖之盛治尤願

陛下保養聖躬調和元氣使前星有耀皇儲以蕃臣生已

無期徒存涕戀死若有知猶荷太平臣又惟我

國家顧念舊臣葬祭有恩向已具䟽辭免身後恐或誤

蒙

賜及伏乞通行停止以為臣心之安此又臣垂終之所倦

倦也



卷之四